

编者按 都说湘女多情，可如果仅仅用这样的印象来形容湘女，估计我大湖南都不会答应，因为她们还可能多才、多艺、多金、多福……但是，在这里，我们不想刻意美化湘女，我们试图用平民视角贴近14个市州的女子，看看不同地域的湘女有着怎样不同的魅力。在这里，她们可能是美丽的、聪颖的、温柔的，也可能是火辣的、彪悍的、柔中带刚的；在这里，她们都是一个个带着烟火气息的邻家小妹，隔壁大嫂……

细读湘女

我们如此依赖味蕾，以至于很多记忆与美食相关，或者说通过食物来记忆一些地方。常德石门多美食，肥肠煲、柑桔、石门银峰便奠定了它的江湖地位。



陈晓丹

资深媒体人，先后任职湖南广电《湖南广播电视台报》《金鹰报》编辑部主任、经世图书负责人、《芒果画报》主编，芒果影视品宣负责人。现为自由生活家、文化围观者，艾源堂文化合创人。

了肥肠煲之类，再无其他打开方式，直到有一天我见到这位“女侠客”，是的，她正是我心中的“金镶玉”——《新龙门客栈》里面那位妖媚仗义、亦邪亦正的大漠灵狐，她深谙世事，知道风沙何时来，

梅雨何时走；她情商高超，被男人喜爱也被女人喜爱；她侠肝义胆，可以一把火烧掉无情无义的地方。

柳平的美很“金镶玉”，眼神顾盼流飞，一颦一笑都引人入胜。本可靠颜值吃饭，偏偏她还有好才情，简直令人羡慕嫉妒但不恨。柳平的会馆有诗、书、画、印、玉、香、茶、食八雅，她亲自写序：“我本山居客，日夜望浮云，寂寂何所依，霭霭云天阔……”会馆置粗窑瓦罐，疏枝离断，意境高古。

她的侠气屡屡让我有受保护的感觉。一次我酩酊大醉，柳平把席间的人一一痛骂，然后架着我回家，路上千叮咛万交待，什么“江湖险恶要谨慎交友……”。都说酒醉心里明，我认定这个比妈妈还唠叨的朋友，必是世界上永远不会离弃我的那一个。

她的仗义也掣肘了她的生意，朋友到馆，她必定送这送那，打折免单，我们骂她：“你这如何赚得到钱嘛！”谁知她油腔滑调：“钱，算什么东西！姐愿意！”

柳平的故乡石门地处湘鄂边陲，那里有“湖南屋脊”之称的壶瓶山，有茶禅祖庭夹山和相传李自成兵败禅隐圆寂的夹山寺，还有皮薄肉嫩汁甜的石门柑桔和“茶禅一味”的石门银峰……

夹山寺有一副对联：“猿抱子归青嶂岭，鸟衔花落碧岩泉”。黄昏抱子归家的猿和衔花归去的鸟儿，其实表达的是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心灵境地。石门女子活得美丽奔放，又重情重义、富有才学，极好地体现了夹山之境。

所以，石门连老太太都是爱看书的。甄老太太七十多岁的时候，眼睛已经老花了。为了阻止她看书，女儿让她每天出去散步，顺便扯些猪草回来。可是甄老太太把章回体小说偷偷藏在背篓里，到了野外就快活地坐在草堆上看起书来。孙女们都记得外婆喜欢吟诗，当真是拿起书就吟唱，那调调儿可是真好听。

而她的女儿唐老师，当她还是某高校唐同学时，“文革”正酣，运动如一日三餐。唐同学时任校团支部书记，大好前途已在前方。一夜之间班主任老师被打倒，唐同学面临痛苦的对立选择：贴老师大字报将会加官进爵，不贴则被打入冷宫。唐同学毫不犹豫地跳进了冷宫，大好政治前途毁于一旦，之后一顶“保皇派”帽子跟着她多年。毕业时她被下放到农村学校，而那些打倒老师的“造反派”都进了城市。

唐老师至今愤愤然：“我怎么可能打倒老师呢！”此后她一生与政治绝缘，也一生不愿原谅打倒老师的“造反派”同学。

如此，石门女子都是活色生香的人间烟火，带着厨房里可爱的烟火味，又带着书房里扑面的书香，还有剑光一闪透出的英雄豪迈气，她们的美通天达地，超越凡脂俗粉。

在石门，你可辜负风月与清欢，唯不可辜负美食与女子。

编者按 历史上的今天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只要简单的百度一下，一个很长的时间表就把世界上这一天发生过的重大事件、出现过的重要人物一一带到你面前。此时，你会发现，有些事永远值得我们去重读，有些人的确不应该被时光淹没。我们从“历史上的今天”里，选取一个女性人物或者一件跟女性生活紧密相关的事件，用全新的角度来解读、来认知、来反思……让旧闻与新闻相互呼应，让过去与今天在此谋面。我们把这个栏目叫《“今天”的她》。

铁娘子默克尔： “今天”的她 大权在握的女人这样做妻子

11月22日，是安格拉·默克尔就任德国总理的日子。11年前的今天，51岁的她成为德国首任女性总理，并在此后两次连任，成为当今世界政坛最有影响力的大国领导人之一。



魏剑美

1971年出生于湖南永州。多家报刊专栏作家，出版有长篇小说《步步为局》《空城》、杂文集《下跪的舌头》等十余部。获鲁迅杂文奖等奖项。现供职于湖南师范大学，硕士生导师。

的时候，他毫不客气地当场发作：“你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！”他公开表示对抛头露面毫无兴趣，如果记者对他的采访是围绕他的妻子而非他所痴迷的量子化学，那么他就会毫不客气地加以拒绝。

绍尔是默克尔的博士生导师，在他们相识相爱之前，各自都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。两人同居了17年才结婚，但并无生育。绍尔的两个儿子均为前妻所生。



按理说，两人既是师生恋，共同的专业追求应该是他们爱情的纽带，但默克尔却似乎对于政治更有兴趣，这也是前夫与她分道扬镳的重要原因。与默克尔的前夫一样，绍尔更痴迷于自己的专业，更喜欢宁静的生活。不一样的是，尽管绍尔本人对政治不感兴趣，却并不因此就无法容忍妻子的勃勃野心。

同样都是性情迥异的男女，却演绎出相反的婚恋故事。这颇有点父亲当年给安格拉·默克尔所讲的蚊子的故事。当时年仅14岁的她因为竞选学生会主席失败而意志消沉，身为教会牧师的父亲给她讲了一个故事：有年冬天，在卫生间追打一只蚊子时，自己突然被这只蚊子所感动，在如此严酷的冬天，这只蚊子能坚强而乐观地挺过来，难道不值得敬重吗？但妻子的看法截然相反，她认为这只蚊子生存下来并不是它对抗严寒的结果，而是因为它贪图安逸钻进了温暖的卫生间，并且还如此贪婪愚蠢。父亲讲述这个故事的用意在于告诉孩子：哪怕对于同样一只蚊子，人们

都会有截然不同的认识和评价。所以在生活中，人们对于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毁誉，不过是将他们自己的想法加诸我们身上而已，并不代表我们自己就真的伟大或者渺小。我们永远要勇敢而真实地做我们自己，不要被他人的口舌所左右！

默克尔与丈夫绍尔志趣各异却能相安无事、“和平而不同”，不仅是因为丈夫的包容——从他同意妻子保留前夫的姓氏这一点来看，就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心胸开阔的男人，也得益于她并不将政坛上的作风带入家庭。作为那个国家最有权力的女性，默克尔在家时都会给丈夫准备早餐，周末更是亲自下厨为丈夫做传统的德式晚餐——土豆汤、煎肉排或者鲱鱼。两人漫步在乡间树林，就像一对普通的老夫老妻。此时的默克尔不再是挥斥方遒的政坛领袖，而是一个耐心的倾听者，聆听他对于量子化学的见解与前景描述。也就是说，虽然两人发展方向各不相同，但两人彼此尊重，并至少在某些方面、某些时刻，保持着精神沟通。

人一辈子遇上完全投合的知音其实是小概率事件，即使遇上了，也很可能只是一个时间段之内的。对于绝大多数人，可能只好与一个“还算将就”的人共度一生。其实，对方的“好”与“不好”很可能只是我们自己看人看事的角度问题。更多的时候，我们夸大对方身上的“异质”是因为过分看重自己所处的一端，而轻慢了对方所持的一端也有它的合理性。世事的取舍得失，哪里又有绝对的是非优劣准则？更何况，世界之可爱正在于它的千差万别而非千人一面。自然如此，社会如此，一个家庭又何尝不可以如此！